



74
6640
56



74
6640
56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四十六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天保總纂禮部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十九

飲食禮

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

疏此問其取後取何人為之答以同宗則可為之後以其大宗子當收服族人非同宗則不可謂同承別子之後一宗之內若別宗同姓亦不可也又云支子可也以其他家適子當家自為小宗小宗當收斂五服之內亦不可闕則適子不可後他故取支子支子則第二已下庶子也不言庶子云支子者若言庶子妾子之稱嫌謂妾子得後人適妻第二已下庶子也不言庶是以變庶言支支者取支條之義不限妾子而已若然適子既不得後人則無後亦當有立後之義也

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四十六 飲食禮

木下中也
1991.04
寄贈

91-0733



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監本正誤不得後大宗注收族者謂別親疏序昭穆

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案何休云小宗無後當絕與此義同云曷爲後大宗此問必後大宗之意云大宗者尊之統也者明宗子尊統領族人有族食族燕齒序族人之義是以須後不可絕也云禽獸以下出上尊宗子遂廣中尊祖以及宗子之事也學士謂鄉序及國之大學小學之學士雖未有官爵以其習之四術閑之六藝知祖義父仁之禮故敬父遂尊祖得與士大夫之貴同也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皆是爵尊者其德所及遠也云適子不得後大宗者以其自當主家事并承重祭祀之事故也天子始祖諸侯及太祖並於親廟外祭之是尊統遠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中下士一廟是卑者尊統近也此論大宗子而言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等者欲見大宗子統領百世而不遷又上祭大祖而不易亦以尊統遠小宗子統領五世之內是尊統近

叔氏繼公曰小宗者族人之所尊而大宗又統乎小宗故言尊之統見其至尊也大宗爲尊者之統而收族人故族人不得不爲之立後
適長世世相傳合族人共宗之小宗謂始祖適子之第二子亦以適長世世相承五服內宗之大宗百世不遷小宗高曾祖考每四世親盡則遞遷大宗繼祖小宗繼禰各同父以上各以其四親爲小宗同父之適謂繼禰小宗同祖之適謂繼祖小宗此外則五服窮而不相統矣以彼各有五服內繼高祖下者自爲統也族人各有四宗又共事其始祖之大宗故大宗尤重大宗絕必擇族人支子繼之適子不得後大宗各有所後也此見宗嗣至重爲人子者不可輕爲人後既爲人後則不得復遂其私也

盛氏世生曰自易爲後大宗以下皆論大宗不可絕族人當以支子後之義蓋爲小宗之支子者一旦棄其本宗而爲大宗後人子之心或有所不安於此故以大義斷之而曰後大宗者即所以尊祖也則族人皆知義之無所逃而不得以親疏易位爲嫌矣尊謂別子之爲祖者也大宗者尊之統謂祖之正統在大宗也以母比父則父尊父在爲母期是也以禰比祖則祖又尊不以父命辭王父是也推而上之至別子之爲祖者而尊止矣重言大宗者尊之統也者見十大夫之家以別子爲祖尊統雖近而以繼別者爲正統所立則無異於國且統在足以收族統絕則族遂散而不可紀勢必有一本之視祖爲行路者其去禽獸不遠矣此族人心以支子後大宗之故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者重統人之祀也族人多矣寧必以其適爲後哉言此者亦所以杜爭繼之釁也古之人惡背其親迫於大義不得已而爲之而後世乃貪財爭後者有之或無所利焉則聽大宗之絕而莫之顧噫時代之升降遠矣

陳氏禮書辨嫡子服父三年父以尊降服子期而長子三年以其傳重也孫服祖期祖以尊降服孫大功而服適孫朞亦以其傳重也若適子在而適孫死則祖亦服大功以其有適子者無適孫也適子不在而祖死則適孫亦服三年以其無適子者適孫承其服也然則古者父死立嫡子嫡子死立適孫上以繼先祖下以收族人謂之大宗大宗不可以絕故無子則

族人以支子後之凡以尊正統而重嫡嗣也春秋左氏傳曰太子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又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以謂太子死而無後則立嫡子之母弟以其猶出於嫡室也無母弟則立庶長以其不得已而立妾子之長也立妾子之長則無閒於貴賤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何休曰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子右媵無子立左媵子左媵無子立嫡姪弟子嫡姪弟子無子立右媵姪弟子右媵姪弟子無子立左媵姪弟子不識何據云然耶夫嫡室所以配君子奉祭祀者也媵與姪弟子所以從嫡室廣繼嗣者也故內則以冢子母弟為嫡子書以母弟與王父同其重則太子死而無後立太子之母弟可

也均妾庶也而立其母之貴者可乎左氏曰非嫡嗣何必嫡之子又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蓋言此也禮言為後者四有正體而不傳重嫡子有罪疾是也有傳重而非正體庶孫為後是也有體而不正庶子為後是也有正而不體嫡孫為後是也然傳至嫡孫嫡孫無後則必立嫡孫之弟猶太子之母弟也禮謂族人以支子後之蓋自其無弟者言之也今令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準此若然是無嫡孫則舍嫡孫母弟而上取嫡子之兄弟無嫡曾孫則舍嫡曾孫母弟而上取嫡孫之兄弟嫡子之子宜立而不立嫡子之兄弟不宜立而立

之是絕正統而厚旁支矣與禮大宗不可絕所云不亦異乎 木之正出爲本傍出爲枝子之正出爲嫡旁出爲庶故伐枝不足以傷本伐其本則木斃矣廢庶不足以傷宗廢其嫡則宗絕矣本固而枝必茂嫡立而庶必寧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先王知其然於是貴嫡而賤庶使名分正而不亂爭奪息而不作故子生則豕子接以太牢庶子少牢豕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冠則嫡子於阼階庶子於房外死則嫡子斬庶子替其禮之重輕隆殺如此豈有他哉以其傳重與不傳重故也禮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曰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此嫡庶之分不可不辨也昔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以免司寇惠子舍嫡立庶

而子游弔以麻衰皆重其服以譏之欲其辨嫡庶之分而已春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又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於見殺莒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而卒於召禍晉獻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以亂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一而已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庶則眾矣立之則亂正統而啟覬覦之心宋莒齊晉之君不察乎此每每趨禍良可悼也或曰易言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禮言予以馭其幸則人君之於臣其所以立者無嫡庶之間耳然考之於古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宣王立戲仲山甫曰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其後魯人殺戲而立括則魯之禍宣王爲之也古之所謂開國承家者猶之別子爲祖

也為祖而不為宗則其所立者非為傳襲其先也果使之傳襲其先而不以嫡長則宣王已事之驗可不鑒哉

右宗子立後

為人後附

大清律例一無子者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如俱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為嗣 其或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者若於昭穆倫序不失不許宗族指以次序告爭并官司受理

田氏序成立後論古稱父後者非謂諸子皆可以為父後也必嫡子乃足以當之嫡子者大宗小宗之統也身為小宗之適則五服之親皆其所統故禮曰嫡子不得後大宗以支子可也而漢初之詔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蓋嫡子之謂也古稱立後者非謂昆弟無子者人人為之立後也惟大宗乃舉之故禮曰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蓋義舉也於禮未之有聞也古稱為大宗後者非必親昆弟之子也亦有以從昆弟之子後從世父者矣有以諸孫後祖者矣有以諸曾孫後曾祖者矣有以諸元孫後高祖者矣故禮曰為人後者斬衰三年不名所後為父者以所後不定難以預著其名也後世宗

法不明而嫡子庶子皆稱父後立後之義不明而同居異居昆弟之無子者皆為立後稱謂之義不明而為父後者伯父叔父皆易為父而以孫後祖以無服之孫後遠祖者禮既不行名亦不著非先王之本旨矣雖然生今之世異居而無後則族之強無狀者或將攘其所而死者無所依歸故近世立嗣之法雖與古昔殊科而弭禍亂以敦彝倫亦律令之所不廢也若昆弟同居而無子而有父母臨之及從而割昆弟之子以為子則於理無當矣乃今細民之家惟利其昆弟之無後也不幸昆弟無後則汲汲分其支子以嗣之將以非其所有是先王明倫之教反為薄俗焚利之資也 立後之禮先王起之以存宗後世沿之以定亂何以言乎起之以存宗也蓋先王明倫之教莫大於嚴父嚴父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繼別之子是為大宗上以承祖廟下以收族屬猶本之有本也沒而無子則族人推其支子之倫序相當者為之後而奉之使廟祠有主而族屬有依故禮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古未有也蓋有之矣或者以義舉之乎禮未之有載也何言乎沿之以定亂也後世宗法廢而姓氏亂人但私其近親以相敦附其下者仁讓陵夷而參商競起雖同胞屬裏之戚亦有別籍異居者沒而無子則魂魄無所依產業無所屬懷奪乘之而恃欺作故王者立法取上古存宗之意而著為律令凡異居無後者則近親推其支子之倫序相當者為之後而主之幽以為死者而明以養生者所以弭禍亂而敦彝倫也然則立後有二義矣一曰大宗一曰昆弟之異居者在上古則如此在後世則如彼要之存宗之義公也禮也定亂之義私也法也

蕙田案如田氏說是異居立後同居不立後也異居同居豈可以為立後不立後之準乎律無之

羅虞臣為人後議如何而可以為人後曰卜子夏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
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代之晉張湛曰後大宗所以承正統也若所繼非
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也所後非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嫡而輒為之置後
無乃與先王之制異乎宗之嫡死而無子然後得為置後庶子不置後不繼祖
與禰也非所後而後焉是曰誣禮捨天性之愛而父他人孝子所不忍也是曰
折本苟有田產財計則爭為之後無則雖猶子於世父棄也是曰懷利三者皆
自叛於先王之教者也吾何子焉曰然則庶子之無後者不為
厲乎曰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不斬祭也如之何其為厲也
梁紹炳立後說支子後大宗嫡子不得後大宗非夫人而可以立後非夫人而
可以為人後也明矣禮稱別子為祖繼別者為大宗以大宗為嫡長相承合族
所統不可一朝忽諸母祀故以大宗之支子為後若以小宗後小宗以支子後
支子彼無不可絕之道此無不得已之情忽然捐本生稱繼嗣於情也拂於禮
也過君子深非之然則生也不幸無嗣死竟同於若敖氏之鬼與禮稱殤與無
後者從祖耐食正為小宗支子之絕嗣者設爾又何必強為立後自干大宗也
或曰諸葛亮在蜀以己未有子求兄瑾子喬為後其後亮生子瞻而諸葛恪被
吳門誅仍令喬子攀還奉禮祀此於義何居夫亮非嫡長似殊大宗然諸葛兄
弟三人各仕一國正禮所謂別子為祖者也繼別為宗豈容違絕亮之求喬為
後攀之還奉禮祀可謂允協也或又曰近世陽明王氏曰古者士大夫無子則
為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問者古所謂無後大
抵皆殤子之類也然則古昔無問大小宗無不立後者夫陽明所稱士大夫置
後亦與諸葛繼別之意相通至云無後皆殤子此語未的案禮又云支子不祭
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明屬兩條注云庶子不得立廟故不祭己之殤與兄弟
之無後者必於宗子祭祖之時與祭於祖廟也蓋庶子兄弟無子固不得更為
立後祇當耐食於祖考爾是知支庶卑賤何容越分求繼若夫富貴凡宗亦得
通於別子之義而謀為立後者尤
必辨賢明序斟酌情理之中焉

蕙田案羅氏柴氏皆主從祖耐食之說與徐氏同辨見後

汪氏琬曰古者大宗而無後也則為之置後小宗則否夫小宗猶不得置後況
支庶乎子夏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然則族人而不為後也其遂不祀矣
乎曰不然也孔子曰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雖不
置後可也然則有大宗之家焉有小宗之家焉祭者將奚從曰視其祖故曰庶
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此之謂也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
庶子弗為後也然則大宗其遂絕乎曰如之何而絕也弗後殤者而後殤者之
祖禰則大宗固自後也然則莫尚於大宗矣奚為不使嫡子後之也曰以其傳
重也古人敬宗而尊祖稱嫡子者繼祖禰者也故不可以為人後也然則無宗
支嫡庶而皆為之置後今人之所行古人之所禁也不亦大悖於禮歟曰此禮
之變也蓋自宗法廢而宗子不能收族矣宗子不能收族則無後者求耐食而
無所其無乃驅之為厲乎故不得已為之置後也變也然則今之置後者必親
昆弟之子次則從父昆弟之子其於古有合與曰不然也禮同宗者皆為之
後也大夫有適子則後適子有庶子而無嫡子則卜所以為後者如衛之石祁
子是也況無子而為之置後其有不聽於神乎吾是以知其不然也卜之則勿
問其孰為親孰為疏可也
可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也

蕙田案汪氏主卜九屬鵠突

徐氏乾學曰古禮大宗無子則立後未有小宗無子而立後者也自秦漢以後
世無宗子之法凡無子者則小宗亦為之置後彼豈盡為繼嗣起見哉大要
為貴產爾不知小宗無後者古有從祖耐食之禮則雖未嘗繼嗣而其祭祀固
未始絕也又何必立人為後始可以承其祭祀哉今世之紛紛爭繼嗣者其為

三禮考卷一百四十一
六
大宗當斷之律例若小宗則舉從祖
耐食之禮而不爲立後其亦可也

蕙田案禮以義起法緣情立不衷諸古則無以探禮之本不通於時不足以盡物之情如宗法爲人後一事此極古今不同之殊致也禮稱大宗尊之統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是惟大宗當立後而小宗則不立支庶更無論矣嗚呼此誠三代以上之言不可行於後世者也何則古者有井田有世祿井田法行則人無兼井世祿不絕則宗無削奪有世祿者皆卿大夫也禮別子爲祖別子者本國公子他國公子庶人崛起皆卿大夫也卿大夫則有圭田以奉祭有采地以贍族蓋其祿受之於君傳之於祖故大宗百世不遷

而立後之法重焉若後世與古相似者惟宗室近戚勳臣襲爵者爲然耳若卿大夫則多出於選舉雖公卿之子其人仕者或以甲科或以恩蔭別無世祿可藉而士之入仕崛起者居什九是以一族之人或父貴而子賤或祖賤而孫貴或嫡賤而庶貴貴者可爲別子賤者同于庶人皆以人之才質而定非若古繼別之大宗一尊而不可易也至於兼并勢成人皆自食其力勤儉者致富惰侈者困乏卽一家之中有父富而子貧兄貧而弟富嫡貧而庶富又以人之勤惰奢儉而分非若古繼別之大宗有世祿之可守也如是而責大宗以收族其勢必不能旣無大宗則人各禰

其禰各親其親亦情與理之不得不然者乃田氏羅氏等猶執大宗立後支庶必不可立後之說繩之是焉知古者大宗百世不遷今則人人可以爲卿大夫則人人可以爲別子別子未必非支庶也而謂支庶不立後可乎而況小宗乎古者小宗五世而遷亦有收族之道今則小宗之適不皆可以收族而支庶可以爲富人支庶無藉於宗子而宗子之祭祀有闕反不能不藉於支庶若不立後是奪支子之產以與適黜賢而崇不肖此豈近於人情宗子且不可而況他人乎乃議者猶執殤與無後從祖祔食之說繩之倘果有宗子可也無宗子則無祖廟無祭祀不知祔於何

所食於何人不亦拘泥而不通於事矣乎伏讀

國家功令無子者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小功總麻如俱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爲嗣其或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者若於昭穆倫序不失不許宗族以次序告爭并官司受理又獨子不許出繼夫曰無子者則凡無子皆是未嘗指大宗小宗及爲適爲庶而言也曰同父周親則兄弟皆是未嘗專指繼父之適爲言也由親及疏由近及遠又有擇賢之條卽古同宗皆可爲後之義而次序分明則爭端不起獨子不爲人後尤與嫡子不後大宗之義相符此真禮以義起

法緣情立非

聖人莫能制也今於儀禮之後恭錄律令謹疏其大義附諸家之說而辨之如此至為人後之事三代以後變態日滋茲特統以三條曰立後之正立後之權立後之失皆臚載其蹟而準之時制參之古禮附論於左方俾爭後爭產者知所鑒焉

右為後律令

後漢書袁紹傳注袁山松書曰紹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三國志注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況於所後而可以行之

之一書未詳孰是

蕙田案生而父死縱是遺腹亦便持喪不須追服紹之追服正為紹生定嗣成死已久名為其子實未持服也東漢之時三年喪廢行者輒得高名而干譽之徒每多過禮紹之詐黠於斯可見松之反以此疑為成所生誤矣晉書安平王孚傳九子邕望輔翼晃瓌珪衡景望字子初出繼伯父朗

魏書于忠傳忠自知必死表曰臣薄福無男臣先養亡第四弟第二子司徒掾承超為子猶子之念實切於心乞立為嗣傳此山河靈太后令特聽如請以彰殊效

唐書崔祐甫傳子植嗣植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也

祐甫病謂妻曰吾歿當以廬江次子主吾祀及卒護喪者以聞帝惻然召植使卽喪次

舊唐書王正雅傳從弟重伯父翌之子也重子眾仲眾仲子凝凝無子以弟子鑣爲嗣鑣兄鉅位終兵部侍郎

蕙田案由翌至凝四世嫡長矣而鑣自有兄則以支子後大宗之正也

宋史宗室傳滕王德昭長子惟正特拜建寧軍節度使卒追封同安郡王無子以弟惟忠子從讜爲嗣

蕙田案惟忠是滕王第四子從讜是惟忠第八子是支子後大宗也

又案古人立後之法專爲大宗而後之之人必以支子後世宗法不行是以繼絕之禮竝

及支庶故居今之世而欲執何休小宗當絕之說則爲不情而立自當以幼房支子爲正若乃習俗成訛動謂長房無子當以次房長子爲嗣此無稽之說也夫大宗百世不遷則數百年祖先傳重者止此一人敬之所以尊祖事之比於君道猶不敢奪人嫡子爲後況區區繼祖繼禰妄號大宗甚或身爲仲子乃欲取叔季弟之長子爲嗣何其謬哉知禮之士慎無奪人之嫡亦不可爲人奪嫡也

又案以上以次房支子爲長房後

襲爵 晉書義陽王望傳四子奕洪整楹弈早亡以弈子奇

河間平王洪字孔業出繼叔父昌武亭侯遺

飲食禮

安平王第四子翼以兄邕之支子承為後

高密王泰傳四子越騰略模騰出後叔父

譙王遜傳敬王恬四子尚之恢之允之休之允之出

後叔父愔

劉毅傳毅二子暉總總後叔父彪

魏書裴伯茂傳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

舊唐書虞世南傳隋內史侍郎世基弟也父荔陳太

子中庶子叔父寄陳中書侍郎無子以世南繼後故

字曰伯施

蕙田案支庶無子不必立後之說前已辨之

詳矣况或暮年賴以承歡或孀居撫以守志

族人能以支子後之豈非親親之誼而必執

禮禁之乎

又案以上以長房支子為幼房後

後漢書伏恭傳恭字叔齊瑯琊東武人司徒湛之兄

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魯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

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為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

謹

晉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

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

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

任氏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

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

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

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

典籍百家之言

南齊書王延之傳延之父昇之都官尚書延之出繼伯父秀才榮之

北齊書袁聿修傳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魏中書令翻之子也出後叔父躍

魏書南安王禎傳禎子英英子熙以元義隔絕二宮起兵赴難為父斬於鄴街熙異母弟義興出後叔父竝洛肅宗初除員外散騎侍郎及熙之遇害也義興以別後故得不坐

隋書房彥謙傳彥謙字孝冲年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母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所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

唐書盧邁傳再娶無子或勸畜姬媵對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

戴胄傳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為後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閏十年父子繼為宰相世託其榮

宋史馬廷鸞傳廷鸞字翔仲本灼之子繼灼兄光後甘貧力學既冠里人聘為童子師遇有酒食饌則念母藜藿不給為之食不下咽

曹觀傳觀字仲賓曹修禮子也叔修古卒無子天章閣侍制杜杞為言於朝授觀建州司戶參軍為修古後

明外史秦文傳文引疾歸惟日督教子姓弟禮禮子鳴雷出後伯父文嘉靖二十二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終南京禮部尚書

蕙田案史傳主於紀事原不為立後之法而

設故多直稱後伯父後叔父而其兄弟之有無行次之伯仲俱不可考然兄弟子猶子則立後自當以親者為始律文所謂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蓋亦人情天理之自然儀禮言族人後大宗者見族人雖疏尚不可坐視其絕非謂舍親兄弟子而反立族人子也故總而列之以為取後之常法

又案以上以兄弟子為後

後漢書鄧騭傳騭弟閭卒閭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為閭後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

魏志文德郭皇后傳皇后父永后早喪兄弟以從兄

表繼承後拜奉車都尉

張冲傳冲字思約吳郡吳人父東通直郎冲出繼從伯侍中景

魏書陸俟傳俟子麗麗子定國定國子昕之尚顯祖女常山公主奉姑有孝稱又性不妬忌以昕之無子為納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無男以昕之從兄希道第四子彰為後彰字明遠本名士沈年十六出後事公主盡禮丞相高陽王雍嘗言曰常山妹雖無男以子彰為兒乃過自生矣

隋書薛道衡傳道衡以憶高頴帝令自盡妻子徙且未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孺與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即與孺為後養於孺宅至於長成殆不識本生

唐書薛收傳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出繼從父孺年十二能屬文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郡舉秀才不應

案隋書唐書所載互異故並列之

蕙田案古人之兄弟也其同父者曰兄弟同祖者曰從父兄弟同曾祖者曰從祖兄弟同高祖者曰族兄弟外此無服謂之同姓兄弟而已後世稱名淆亂同祖者改爲同堂兄弟同曾祖者爲從堂兄弟同高祖者爲再從兄弟五世祖免者亦或稱三從焉是以史傳所載或依古之名則同祖卽稱從兄弟或據今爲號則同四世五世並稱從兄弟苟非實知其支派無由懸斷其親疏然五世以內親屬未竭則取子立後猶一氣也故總之曰從兄

弟子不復加區別焉

又案以上以從兄弟子爲後

曹植釋思賦序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予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

聞見前錄司馬溫公以康節之故遇其孤伯溫甚厚公無子以族人之子康爲嗣康字公休其賢似公識者謂天故生之也

宋史司馬夢求傳夢求敘州人溫國公光之後也母程歸及門夫死誓不他適旌其母曰節婦夢求其族子取以爲後

宇文紹節傳紹節字挺臣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援顯謨閣侍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愍之命其族子紹節爲之後

張子全書為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竝以期服服之
據今之律五服之內方許為後以禮文言又無此文
若五服之內無人使絕後可乎必須以疏屬為之後
也

羅處臣為人後議曰人有抱其同宗之子而育者則亦可以為後乎曰可蝦蛉
之體化為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紀焉養育之恩大矣哉其稱之為父母也豈若
今之立繼者之比歟曰然則其於本生也其名也如之何曰父母之名何可廢
也昔宋崔凱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亦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乃絕之
矣夫未嘗謂可以絕其親而遽謂可以絕其名是惑矣曰不幾於二本乎曰禮
不有繼父慈母之名乎曰其服也則如之何曰比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服

蕙田案五服以外乃稱族人夫族人之子與
我不同高祖夏商之世可通婚姻立以為後
疑於不相接續矣然近支既無其人豈容束
手絕祀且以我視族子為疏屬矣以高曾祖
視彼之高曾則未嘗不親也援而立之斯亦
不失其正者苟必泥於近親寧以獨子承兩

後是特吝惜財產不肯畀之疏屬名為不絕
而實已殄矣是君子之所大惡也
又案以上以族人子為後

南齊書江敦傳初宋明帝敕敦繼從叔慤為從祖淳
後僕射王儉啟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
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
而義非天屬江忠簡允嗣所寄惟敦一人傍無眷屬
敦宜還本於是敦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

蕙田案敦本獨子理無出嗣而王儉之啟於
無父命為後尤為切著至云臣子一揆義非
天屬然則苟無父命雖天子不能奪也彼貪
利財產甘棄其親而以人為親者讀此可以
惕然心動矣

大清律例續增乾隆四年定例獨子不許出繼

蕙田案以上獨子不為人後

晉書羊祜傳無子帝以祜兄子暨為嗣暨以父沒不得為人後帝又合暨弟伊為祜後又不奉詔帝怒竝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為鉅平侯奉祜嗣
宋史宗室傳濮安懿王子宗祐克己自約蕭然若寒士好讀書尤喜學易嘉祐中從父允初未立嗣咸推其賢詔以宗祐為後泣曰臣不幸幼失怙恃將終身悲慕忍為人後乎敢以死請仁宗憐而從之

蕙田案以上父沒不為人後

宋史禮志紹聖四年右武衛大將軍克務乞故登州防禦使東牟侯克端子叔博為嗣請赴朔朝參起居而不為克端服大宗正司以聞下禮官議宜終喪三年

年遂詔宗室居父母喪者毋得乞為繼嗣

蕙田案身為支子禮當出後者固不容不後且父歿可從祖命母歿可從父命非必一居重喪遂無出後之道也但身在喪中而舍而去之是猶室女居喪而服中出嫁於情安乎寧可虛彼之祀以待我喪之畢斯為進退有禮而無忘親棄本之罪矣

又案此條居喪不為人後

震氏世範貧者養他人之子當於幼時蓋貧者無田宅可養暮年唯望其子反哺不可不自其幼時衣食撫養以結其心富者養他人之子當於既長之時今世之富人養他人之子多以為諱故欲及其無知之時撫養或養所出至微之人長而不肖恐其破家方議逐去致有爭訟苦取於既長之時其賢否可以粗見苟能溫溫守己必能事所養如所生且不致破家亦不致與訟也 多子固為人之患不可以多子之故輕以與人須俟其稍長見其溫溫守己舉以與人兩家獲福如在襁褓即以與人萬一不肖既破他家必求歸宗往往與訟又破我家則兩家受其禍矣

蕙田案袁氏前一條計較利害頗為偏見蓋

貧者固當撫養以結其心苟所養不肖亦何望其反哺富者固憂其不肖破家然既長始立則情誼不相浹洽亦安能事如所生要而論之當云俟其稍長以覘頭角撫之婚冠之前以篤恩誼則無問貧富皆爲兩全之道耳至後一條爲生子者言之則誠爲篤論人莫知其子之惡而但利其兄弟之財至於所後不肖破家蕩產彼家深受其害而已子曾不享其利何不任彼擇其賢者得以善全無害乎是真以子後人者所當察也

又案此論立後必擇人

宋史范鎮傳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

事尙有大於此者乎卽拜疏曰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眞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客曰如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曰今聞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更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

是也當更俟二三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每因事及之冀感動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又因裕享獻賦以諷

歐陽修傳修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卽位以羣臣之言卽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

司馬光傳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

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與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

韓琦傳仁宗嘉祐六年遷昭文館大學士帝旣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病不能御殿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至

是琦乘閒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啟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

猶堅卧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明年英宗嗣位蕙田案四條皆宋仁宗時立英宗爲嗣之事也當時言者如包拯呂誨吳奎張述傳中皆有諫詞茲以發端於范鎮繼以歐陽司馬而韓魏公成之故摘錄以見其槩夫天子之尊固宜早定士庶之家亦在預圖苟希圖生育觀望遷延一旦變生爭名施奪亡國破家階於此矣韓范司馬諸公之言真中年無子者之炯鑒也

宋史富直柔傳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欲選太祖諸孫伯子行下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收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疏入上大歎悟直柔

從而薦之召赴行在除監察御史於是孝宗立為普安郡王以寅亮之言也

范如圭傳時宗藩竝建儲位未定如圭憂之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合為一書以獻請深考羣言仰師成憲或以越職危之如圭曰以此獲罪奚憾帝感悟謂輔臣曰如圭可謂忠矣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

蕙田案二條宋孝宗嗣位之事也厥後大統有屬而大孝彰聞豈非盛德之至哉

明史梁儲傳正德十一年春以國本未定請擇宗室賢者居京師備儲貳之選皆不報八月儲等以國無儲副而帝盤遊不息中外危疑力申建儲之請亦不報

王縝傳乾清宮災疏請養宗室子宮中定根本不報石天柱傳乾清宮災上言前星未耀儲位久虛既不常御宮中又弗預選宗室何以消禍本計長久哉黃輦傳正德十四年上疏曰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搖搖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養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請命太后旁誦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之望他日誕生皇子仍俾出藩實宗社無疆之福也員外郎陸震草疏將諫見輦疏稱歎因毀己藁與輦連署以進帝怒甚下二人詔獄越二十餘日廷杖五十斤為民

蕙田案梁儲諸人諄諄於建儲之議使武宗

能決之於早如宋之立英孝二宗則父子素
定可以潛消議禮之禍而正人貶謫元氣彫
喪不若是之甚矣徒薪曲突無恩澤至於焦
頭爛額而後已惜哉

願體集繼嗣一節多有不肯早立以致身後爭繼嗣起蕭牆且爭繼者何心原
圖繼產非為繼嗣也及至紛爭家產遂廢繼繼者反不願繼何如身之日早
於應繼之中擇其善者繼之加意撫養令其感恩
深重不特無身後爭端亦且頂戴過於親生矣

蕙田案古之立後早定而獲福者宋之英宗
孝宗其明驗也不早定而漠如途人者明世
宗其炯鑒也乃世之愚夫至於耄老猶思博
取廣求而不早定嗣無論爭奪破家即晚而
定嗣情義淡漠不相比附豈非自貽之感哉
宋明諸名臣多以早定皇嗣為言皆愛君憂
國之苦心時有聽有不聽耳天子庶人其

揆一也

又案以上立後宜早定

宋書謝弘微傳弘微從叔峻無後以弘微為嗣童幼
時精神端審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年十歲
出繼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惟
受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

梁書阮孝緒傳孝緒父彥之孝緒七歲出後從伯允
之允之母周氏卒有遺財百餘萬孝緒一無所納盡
以歸允之姊琅琊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
宋史蔡齊傳齊無子以從子延慶為後既歿有遺腹
子曰延嗣乃歸其宗籍家所有付之無一毫自子萊
人義焉

金史移剌履傳履父聿魯早亡聿魯之族兄興平節

度使德元無子以履爲後及長德元生子震德元歿盡推家貲與之

世宗紀大定十三年四月定出繼子所繼財產不及本家者以所繼與本家財產通數均分

蕙田案此蓋以貧者無後富者多子必有互相推諉之弊遂至坐視其絕者故酌此以通之庶幾繼絕之道得以盡行立制之意可謂苦心矣若知禮君子當以義命自安何屑屑於此哉

元史孝友傳王薦兄孟幹早世嫂林氏更適劉仲山仲山嘗以田鬻於薦及死不能葬且無子族以其貧莫肯爲之後薦卽以田還之使置後且治葬焉

蕙田案傳言王薦之善與立後之禮無涉然

王以路人能返其田以存人之祀劉有同族乃以田之有無爲立後之進退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故列諸此以愧世之規家計而圖立後者

明外史王燾傳燾字溶仲崑山人少孤貧九歲爲人後族人謀其產者燾舉以讓之獨迎養嗣祖母及母惟謹

大清律例若義男女婿爲所後之親喜悅者聽其相爲依倚不許繼子并本生父母用計逼逐仍酌分給財產若無子之人家貧聽其賣產自贍

蕙田案流俗多以立後起爭奪傷情誼或棄親而不恤謂之不情或不應立而強求謂之非禮其端總爲財產起見若夫有志之士薄

此而不為坐視其絕而不顧則又以財產為
浼已而激而過焉者也若謝弘微以下諸人
既不廢禮又不貪利心事皜然如青天白日
聞者足使頑夫廉薄夫敦
又案以上為後不計財產

右立後之正

後漢袁紹傳紹三子譚熙尙譚長而惠尙少而美紹
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尙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
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
晉書周顛傳顛三子閔恬頤閔無子以弟頤長子琳
為嗣
明史外戚錢貴傳長子欽為錦衣衛指揮使與弟鍾
俱沒於土木欽無子以鍾遺腹子雄為後

鄭濂傳鄭文厚生欽文融無子以欽嗣欽嘗刺血療
本生父文厚疾

通典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
絕父祀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
為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
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
是也

魏劉德問為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為後同宗
無支子惟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
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
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
晉范汪祭典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
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漢

家求三代之後弗得此不立大宗之過也豈不以宗子廢絕圖籍莫紀若常有宗主雖喪亂要有存理或可分布掌錄或可藏之於名山設不盡存決不盡失且同姓百代不婚周道也而姓自變易何由得知夫既不知或容有得婚者此大違先王之典而傷自然之理由此言之宗子之重於天下久矣

性理會通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薛蕙為人後解禮之所以立後曰重大宗也小宗無子以為可絕者也故不為之立後大宗無子不可以絕故立後以繼之小宗不可擬大宗故曰重大宗也曷為後大宗不後小宗重本也大宗者祖之正體也不也小宗者祖之旁體也支也本存而支亡亡而猶存也尊者存焉耳本亡而支存存而猶亡也存者微矣是故小宗無後祖不絕大宗無後祖絕矣禮之後大宗不後小宗重絕祖也雖然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古者公子為卿大夫及始仕而為大夫者謂之別子繼別子者謂之大宗故曰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此卿大夫也而不可絕益知天子之統受之始祖始祖受之天不啻尊之統也故同族云爾曰收族者也天子之統受之始祖始祖受之天不啻尊之統也內治同姓外治異姓不啻收族者也甚大宗矣是故不可絕也故天子無嗣建支子以後天子禮也支子後

天子適子不為後乎禮之正者支子為後禮之變者適子亦為後矣何言乎禮之變者適子亦為後乎適子不為後者非他也傳小宗之統焉爾明小宗之統為重也益知天子之統為尤重矣故適子可以後大宗可以後小宗斯可以後天子矣天子者始祖之體大統之所在尊則無上親則本始也諸侯雖有尊焉不敢信其尊矣雖有親焉不敢專其親矣信其尊嫌於貳君專其親嫌於貳祖故諸侯適子後天子者不敢遂其尊親也尊親者人之至重也然而不敢遂焉亦猶有至重者也有天下是故明於為人後之義者措諸天下無難矣以保宗廟可以有天下是故明於為人後之義者措諸天下無難矣羅虞臣長子亦可為人後蓋孫遠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為後曰斯重宗之義也吾將以重為知禮矣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自續以主祀及曾祖之祭益遠嫌也以己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惡得為非

大清律箋釋承繼之法由親而疏自近而遠又有擇賢立愛之條可謂情義交盡周晰無遺矣乃末俗圖財起爭兼有執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之說者殊不知此指兩房之嗣僅有可繼之一人而言也

蕙田案人之生子必有長然後有次子雖眾多而適子猶獨子也安可為人後乎且為後亦有不同設是身為支子而大宗適長無子

又別無支子可嗣以我長子後之則為大宗之適義之權也若已為繼嗣長子何敢廢父之適孫以後堂兄乎已為繼祖長孫何敢廢祖之適曾孫以後從兄乎而世俗不明宗子之法動云絕幼不絕長於是有伯兄無子奪仲叔之適以後之者已為誤矣甚有仲兄無子亦欲絕叔季以後之者豈非誤而又誤者乎箋釋剖明之曰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此指兩房之嗣僅有可繼一人而言足以破舉世之惑矣

又案以上以幼房適子為長房後

晉書荀顛傳顛無子以從孫徽為子

阮孚傳無子從孫廣嗣

劉頌傳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翊子陽為嫡孫襲封

南齊書江斡傳初宋明帝敕斡繼從父恣為從祖淳後僕射王儉啟江忠簡允嗣所寄唯斡一人斡宜還本若不欲江恣絕後可以斡小兒繼恣為孫尚書參議謂聞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顛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期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斡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

王奐傳出繼從祖中書令球故字彥孫為雍州刺史輒殺蠻蠻長史劉興祖上大怒收之奐子彪陳兵閉拒皆伏誅奐弟佃女為長沙王晃妃世祖詔曰奐自陷逆節長沙王妃男女竝長且奐又出繼前代或當有準可特不離絕

魏書王叡傳叡次子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為後

宋史禮志元豐國子博士孟開請以姪孫宗顏為孫

據晉侍中荀顗無子以兄之孫為孫其後王彥林請

以弟彥通為叔母宋繼絕詔皆如所請

宗室傳越王元傑無子仁宗以恭憲王元佐之孫允

言子宗望為之後 允初無子以允成孫仲連為之

後

李昉傳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父超晉工部郎中集

賢殿直學士從大父右贊善大夫右無子以昉為後

初超未有子昉母謝方娠指腹謂叔母張曰生男當

與叔母為子故昉出繼於超

元史魏初傳初從祖璠無子以初為後

通典開代立後議晉何琦議以為卿士之家別宗無

後宗緒不可絕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

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為礙也魏之宗聖遠繼宣

尼琦從父以孫紹族祖荀顗無子以兄孫為嗣此成

比也 宋庾蔚之謂開代取後禮未之間宗聖時王

所命以尊先聖本不計數恐不得引以比也

徐乾學立孫議舅氏亭林先生立從子慎之子世樞為孫或者曰無子而立孫非昭穆之序是使世樞有祖而無禰也先生即育子而殤殤不立後蓋擇諸族兄弟之子以為嗣乎余應之曰不然自夫子之告子游已謂三代以後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為人之同情是則兄弟之子必親於從兄弟之子從兄弟之子必親於族兄弟之子也明矣古人之立宗也自非大宗五世親盡則族屬絕荀顗兄弟之子無常立者舍兄弟之孫弗立而立疏遠族屬之子為嗣其於祖考之意果無憾乎有國者之繼世與士大夫之承家其理則一而已矣吾外家顧氏侍郎公有二子贊善公為大宗夢菴公繼嗣之宗也夢菴公有子未婚而夭貞孝王孺人服喪衰以歸於顧又十二年先生生方在襁褓夢菴公撫而立之為貞孝後先生實贊善公之孫君外祖寶瑤公之子於寶瑤公子孫為至親寶瑤公諸孫孫洪善家適也洪泰孤子不得為人後吾仲舅子嚴失明年老唯洪慎一子非支子不得為人後洪慎生三子矣立世樞為先生後不亦可乎晉書荀顗傳顗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顗兄元孫序為顗後封臨淮公荀氏潁川名族子姓甚繁豈無昭穆之倫可立為嗣者而獨以從孫嗣其必不舍親屬而他立也禮之權而不失經者也何琦之從父以孫紹族祖琦以為宗緒不絕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理緣事而興不必拘常以為礙

也故雷次宗釋儀禮為人後者之文以為不言所後之父者或後祖父或後高曾凡諸所後皆備於其中庚純云為人後者三年或為子或為孫若荀太尉養兄孫以為孫是小記所謂為祖後者也何琦庚純古所稱知禮之君子其言鑿鑿如此惟庚蔚之謂聞代取嗣古未之聞然試以各親其親之常情準之則必喟然發悟以為不悖於先王之道矣故昭穆相續其常也如親屬無當立者不得已而立從孫為孫如父子之誼仍不改其昭穆之倫毋亦勢之不得不然而聖人之所許與故詳論之以告吾母黨云

蕙田案無子立孫固為變禮然立後之義但取祖宗一氣可相承接非詐冒為己所親生也則無子有孫亦復何害且立後之不可紊者惡其亂昭穆也正其名曰祖孫則昭穆序矣夫弟之不可後兄者以其本是同輩即長兄撫其幼弟異時幼弟生子仍可後兄也倘暮年無子而兄弟之子死亡已盡或存者皆為獨子苟不立孫則其人之絕祀也必矣無可望矣是安得不變而通之以濟其窮乎且

雷次宗解經論之於前亭林先生行之於後名儒成例可遵而行也世人拘泥反以立孫為失序而或強借天殤之子或扳立兄弟天殤之子而後以孫繼之此似乎得禮而實為矯誣知禮君子直須名正言順定祖孫之分可矣何必強為緣飾而反蹈於非禮哉

又案以上立兄弟之孫為後

晉書河閒平王洪傳洪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武其後威既繼義陽王望更立混為洪嗣

蕙田案此條本生祖父無子立出後子之子為後

晉書王戎傳子萬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為嗣

蕙田案有子立嗣似屬創見然繼體祖宗事
關重大子出微賤而猥以承祧是不敬其先
人也世有嫡妻無子即以婢妾之子為後甚
而女僕外婦姦生庶孽而概以主持七鬯可
乎聞王戎之風可以識古人尊祖敬宗之義
矣

大清律例分析家財田產不論妻妾婢生止以子數均
分姦生之子量與半分如別無子立應繼之人為嗣
與姦生均分無應繼之人方許承繼全分

蕙田案此條有子別立後

周書杞簡公連傳子光寶為齊神武所害以章武公
導子亮嗣

邵惠公顯傳翼字乾宜武成初封西陽郡公早薨諡

曰昭無子以杞國公亮子温為嗣

在禮法立嗣辨吾家同家公生四子重甫純甫和甫玉甫重甫公生繩武和甫
生祖武宗武成武純甫公玉甫公俱絕無後宗武繼純甫公其繼玉甫公者當
在成武而繩武已有二子天擎楚材於是楚材繼玉甫公為孫此議之前定
者也其後天擎早卒無子則重甫公及繩武之世又絕天擎與楚材為嫡兄弟
自當以楚材子為嗣而楚材止有一子故天擎臨沒遺言且無立嗣以待楚材
女子之生今次子生已過歲矣即宜立為天擎嗣以奉同家公及繩武之後此
揆之禮律而合度之人鬼而安斷無疑者也而議者紛紜不一時宗武子麟
勤生四子祖武子倫生二子或主次序之說謂宜立麟勤之子或謂宗武已
承嗣其後不得更承嗣宜立子倫之子此兩說者愚謂宜立麟勤之子或謂宗武已
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律曰凡立後者先盡同父周親天擎楚材則同父也楚
材之子於天擎為嫡姪於繩武為嫡孫同父周親更無二人以天擎言之固不
肯舍嫡姪而立從姪以繩武言之更安肯舍己之孫而立他人之孫哉且楚材
之子不得歸宗者以兄弟不相為後天擎之世不可絕而必以其子歸宗者以祖
父為重而不得自有其子也萬一不生子則當更繼他人而推祖父之意必
以其子還為後并不得拘支子嫡子之說也况今楚材已有次子正合禮支子
倫同不得以同父論是又不考於禮律之過也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凡私
親皆降一等今律亦然故以名言之麟勤楚材於天擎皆再從兄弟而麟勤之
功楚材之服則期矣麟勤楚材於天擎皆再從兄弟而麟勤之服小功楚材之
服則大功矣是皆不沒其父子兄弟之實而麟勤烏得以房分次序與楚材較
哉麟勤之子不得為嗣也以與楚材子較而其親不敵也非夫已承嗣不得更
承嗣之說也已承嗣不得更承嗣不知出於何書而乃據以為說使子倫無
次子而拘於此將舍同家公之後而別取之乎故非楚材與天擎為嫡兄弟則

承嗣者必麟勸之子無疑也是子倫且不得與麟勸較而又烏得以與楚材較哉成武之不繼王甫公是欲均房分也今謂楚材已嗣王甫公其子不得更嗣天擎而當以子倫之子是重甫公之後不可兼其二而和甫公之後反可據其三此又豈平情之論乎若謂楚材家少自足而子倫貧乏為哀益之計先王之制禮律也固為一定之法以杜後世之爭不得以私意轉移其間今子倫之子必不得立即使得立而據禮律以爭者必不能以己是敗無窮之隙而失兩盡之道也況使重甫公不得有其曾孫繩武不得有其孫而天擎臨沒拳拳之言付之不聞三世之魂必有嘆息痛恨於地下者而傍徨躑躅不肯以享非其後之祀人鬼之情皆有不妥其不可也決矣或謂楚材本不當嗣王甫公今其子既歸宗則楚材不得擅王甫公之所有夫楚材之嗣王甫公也專以房分論而不以昭穆次序論也其誤已在前不可改矣然以今推之嗣王甫公者當在成武成武無子嗣成武者仍在楚材固非有誤也奈何藉口而欲分楚材之所有哉同震公於新莊公為長子至天擎累世正嫡所謂繼高祖之宗今自重甫公以後斬焉焚燹孤魂子然無依四時祭享誰為其主在同族之親故復為此辨以告於諸叔諸昆弟以定其議要使重甫公繩武天擎不至斬焉之祀則志願畢矣

蕙田案王氏辨是也以人情言之出後之兄弟其情固親兄弟也則出後者之子其情亦親於從子矣若其出後之人無子則當依所後之親疏立後而不可強扳本生兄弟之子為後承統於彼不得徇其私親矣

又案以上本生兄弟無子立出後兄弟之子為後

宋史禮志紹聖元年尚書省言元祐南郊赦文戶絕之家近親不為立繼者官為施行今戶絕家許親近尊長命繼已有著令即不當官為施行

大觀四年詔曰孔子謂興滅繼絕天下之民歸心王安石子雱無嗣有族子棣已嘗用安石孫恩例官可

以棣為雱後以稱朕善善之意邵寶曰格人之子而子於人遂為之子尊父命也父歿則母命之父母歿矣伯叔雖絕嗣將不得子之乎請于君君命之猶父命之也民之微曷以請於君請於令長猶請於君也

蕙田案二泉先生之言恐世人拘守父歿不

為人後之說而絕後者多故申明其說以通之可謂以君子待人者矣夫繼絕存亡盛德之事果是當後固可以官長斷之猶父命也然必宗族公議萬無推諉然後請之於官而命之可也若其投牒訴訟自陳當後者乃貪財背親之人官長當重懲之以敦風俗不可

以二泉先生之言而反致成人之惡也

又案以上官為絕戶立後

大清律例戶絕財產果無應繼之人所有親女承管無女者聽地方官詳明上司酌撥充公

陳龍正家矩一親友無後者不論貧富必與立嗣有田產及女者半給贅婿半留嗣子如親房無可繼之人公議于遠房擇而嗣之遠房又無可繼先變產價置買棺槨葬地餘田方入義莊公用每歲清明前一日守祠人備三牲酒飯燭帛往掃其墓餼餘即給守祠人每歲約費米三斗開義租內銷算孤魂一生勤積惠遺後人令無祀而有祀以明報也貧無產者亦加之又不以報論

蕙田案地方官酌撥充公指絕戶無族者言若其家有宗祠義莊可以收族耐祭則原聽其宗族主持矣然如陳幾亭先生所云亦必宗族蕃盛而祠堂義莊規模遠大實足以收族贍貧主無後之祭者乃可行之若末族貧夫見人絕後便生瓜剖之心強名曰作祭田充義舉實則其相噉噬之而已甚有已議立後而近支弟姪猶欲各析其貲者此無良之事非義之財族人苟稍有識者當明目張膽以救正之不惟己身不可染指亦不可徇貪夫之欲而坐視無子者之侵削於人也

又案以上絕戶財產充公

右立後之權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四十六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四十七

內廷儀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太保總督魏君都御桐城方觀承同訂

嘉禮二十

飲食禮 為人後附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永盧覓曾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崇元 參校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

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 疏以其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為之後庶子既不為後宗子理不可闕族人以其倫輩與宗子昭穆同者代之此為大宗族人但是宗子兄弟行無親疎皆得代之知此是指大宗者以何休公羊注云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也

徐氏乾學曰此庶子即宗子之弟也蓋言宗子殤沒

庶子即為父後不必為宗子後故云庶子弗為後也

若依注疏之言則是父有親子反舍之不立而別立

他人之子盡以己之世爵祿產授之此豈近于人情

邪且有宗子則宗子為後宗子夭則庶子為後此理

之必然也豈有庶子不可為父後而反以族人代宗
子為後乎難者曰此庶子既不為殤後小記何以有
為殤後之文不知小記本文上言男子冠而不為殤
下即繼之曰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則彼之所謂殤
指已冠婚者而言此之所謂殤指未冠婚者而言已
冠婚者得以立後未冠婚者不得立後故記文有不
同也又何疑乎

晉書文六王傳城陽哀王兆字千秋十歲而夭武帝
踐阼詔曰匹弟千秋有夙成之質不幸早亡其以皇
子景度為千秋後雖非典禮亦近世之所行且以述
先后本旨也於是追加封諡景度薨復以第五子憲
繼哀王後薨復以第六子祗為東海王繼哀王後薨
又封第十三子遐為清河王以繼兆後

遼東悼惠王定國年三歲薨咸甯初追加封諡以齊
王攸長子蕤為嗣

廣漢殤王廣德年二歲薨咸甯初追加封諡以齊王
第五子贊紹封薨更以第二子實嗣

武十三王傳毗陵悼王軌二歲而夭以楚王瑋子義
嗣

始平哀王裕年七歲薨以淮南王允子迪嗣

蕙田案殤子立後其情有二一是寵愛其子
思念不忘於是為之冥婚立後封爵贈諡建
廟立碑以為榮寵若晉書所載是也其失也
愚一是兄弟子行中已無應繼之人惟孫行
尚有支子又恐無子立孫則其孫有祖而無
父于是強借天殤之子或別立兄弟天殤之

子爲子而後以孫繼之其失也詐夫殤無爲父之道必以立後爲厚之未見其爲厚也孫有後祖之義必以無父而諱之未見其可諱也是皆明理者所不爲也

又案以上爲殤子立後

禮記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僎軍之將匹國之大夫與音預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注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

疏謂有人無後既立後訖此人復往奇之是配合之外更有奇也

舊唐書盧簡辭傳無子以弟簡求子貽殷元禧入繼貽殷終光祿少卿元禧登進士第終國子博士

宋史留從效世家從效無子以兄從願之子紹鉉紹鉉爲子

劉敞與爲人後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子路誓客曰僎軍之將匹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夫者半敢問何如斯謂之與爲人後矣與之也者干之也求之也庶子奪其宗非干歟適子不爲族人後適子而後其族非干歟諸父諸兄尊也諸弟倫也義不可以爲後非干歟禮不後異姓異姓而爲人子非干歟庶子而奪其宗則篡其祖也適子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後于人則背其姓也當周之衰僎軍之將匹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蓋多此仲由所惡也或曰昔之言禮與子異曰然昔之言禮者以爲人有後矣而又往與之者也有後人而又往與之是兩後矣安見有兩後者歟且人惟無後故求後焉未有有後

而又求副焉者也此非子路之指或曰立後者立族人族既爲人之後矣而晚父有子立族人歟立子歟曰諸侯將立後必告於天子而見於祖大夫將立後必告於諸侯而見於祖傳爲人後者爲之子也降其私親所以重之也故有子則反苟代匱而已非立後也

呂柟春官外署語胡林問射禮延射云敗軍之將匹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敗國之恥莫甚焉不入固宜爲人後者亦如之何故馮文所云賤夫妄爲者也然則宜爲後者當入矣蓋射本觀德德以孝爲先既爲人後則本生父母不得執三年喪人子之心何安而敢上觀德之場乎先王蓋以教孝也由是觀之爲人後者當列不幸之科矣馮又曰非大宗非賢非德而後之皆曰妄棄其親而親人幾於禽獸吁何至若是之甚其不妄者豈無十之四乎或者馮公有感之言不可爲據

蕙田案一人二後情事亦有不同其爭奪承

繼以兩立爲解紛者其爲貪利喪行不待言矣亦有富貴之家已雖無子而樂見子孫之蕃盛此其意亦無大惡然於情理有不可者蓋我既無子而兄弟以子後之此存亡繼絕之大德非常破格之義舉聖人之所甚重也今乃一之不足而至于再于彼于此可以唯吾所欲立其視己之衣食資財爲甚重而視人之以子後已爲甚輕于情于理其可安乎又有貧富不均誼敦手足見兄弟之多男而多取之以紓其累者此尤近于美意然不思兄弟之子猶子兄弟貧窘而我獨豐盈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皆伯叔父分中之事也何必斤斤焉使舍其父而父我然後可以施其撫

奇何其隘而私乎且彼兄弟之子竝無干求
爭奪之心而自兩後竝立之後旁觀之人皆
以爲與爲人後而卑鄙之是愛之適以害之
也既不以禮自處又不以禮處人亦何所取
意而爲之也哉注疏與劉氏說不同其義一
也當竝存之

又案以上一人立二後

漢書張安世傳兄賀有一子早死無子子安世小男
彭祖師古曰言封陽都侯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散騎
中郎將賜爵關內侯

蕙田案上言無子謂賀無子孤孫卽早死之
子所生非無孫矣夫立後所以繼絕也不絕
而取人爲後則與義男養子何異取者受者

皆失之矣

又案以上有孫復立子

春秋成公十五年春王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
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
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
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於晉而未反何
以後之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
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
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
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
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
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

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樗聞君薨家遣殯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胡傳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杜氏預曰嬰齊襄仲子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徐氏乾學曰卿大夫以下繼世與天子不同天下不可一日無天子國不可一日無君是故繼嗣不立則取于旁支以弟後兄可也以兄後弟可也甚至以叔後姪古亦為之君之生存既以盡臣其諸父昆弟身沒而旁支入繼必為之服斬衰既為之服斬衰即以祖禰事之可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為祖亦不能臣其宗族繼世相傳以宗法齊之而已春秋之法大夫以罪廢逐不得入宗廟即思其先世而為之立後亦直以廢逐者之兄弟代主大宗之祀世及相傳而不及於廢逐者之子姪正所以嚴昭穆之序也魯子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弟豹矣於臧氏嘗逐統而立其兄為矣于東門氏則逐歸父而立嬰齊其事正同

不聞豹禰僑如為禰紇而願必以嬰齊禰歸父此魯人之初舉也其意若謂魯逐歸父以其父故父罪之大不可後衛後其子爾乃不自知其已大悖典制矣故胡氏以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胡氏以為弟不可為兄後父字不可為氏真不易之論也然則魯人之處此宜何如曰歸父固宗子又一時所稱賢大夫也左氏公穀皆以書其出奔為善之魯人既察其無罪而為之立後則自有宗法在不得復同於廢逐之臣矣禮曾子問篇曰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又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于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蓋卿大夫家乃宗法所自始其禮固甚嚴也使歸父有子當直立之無子則當立嬰齊之子嬰齊又無子則當使為攝主以待其子之生季孫有疾命正當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正當以告康子請退此卿大夫之庶子攝位以待宜立者之生之證也

魏書文成五王傳河間王若未封而薨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為後太安與若為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

蘇淑傳淑字仲和武邑人也立性敦謹頗涉經傳兄壽興坐事為閹官後為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為子

舊唐書淮陽王道元傳無子詔封其弟道明為淮陽王令主道元之祀

宋史李筠世家城陷筠將赴火妾劉欲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守節子筠既購得之果生子焉守節無子以劉氏所生之弟為嗣

王欽若傳欽若子從益無子以叔之子為後

袁氏世範同姓之子昭穆不順亦不可以為後鴻雁微物猶不亂行人乃不然至以叔拜姪於理安乎況政爭端設不得已養弟養姪孫以奉祭祀惟當撫之如子以其財產與之受所養者奉所養如父母知古人為嫂制服如今世為祖承重之意而昭穆不亂亦無害也

大清律若立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罪亦如之如立異姓其子亦歸宗改立應繼之人

蕙田案仲嬰齊以弟後兄千古未有不知其非者而近世士民之家猶有紊亂名分以弟繼兄者何歟大都長子早亡理當立後則此

一分家產屬之他人不若取一幼子異其寡婦為子則我之家產仍是我子所有但知取後千人則我子少一分財產不思人來後我則我家添一分子孫此大惑也若人以子少則富未聞多子之家留其一而其餘推以與他人者是愛子之心無異貧與不貧不暇計也獨至立後繼絕則雖親兄弟孫猶忍弗能予而甯以幼子當之不知幼子固我子也而豕適則已絕矣是謂惜財產而甘為絕戶也豈不謬哉

又案以上以弟後兄

舊唐書德宗諸王傳文敬太子諶順宗之子德宗愛之命為子

宋史陳洪進世家子文顯文顯文顥文頊文頊本文顯子初洪進在泉州有相者言一門受祿當至萬石時洪進與三子皆領州郡而文頊始生乃以文頊為子欲應其言

蕙田案孫之於祖可謂親矣何必改稱為子乃為親愛乎不能加親於孫而適使之絕于父也有是理乎

又案以上名孫為子

晉書司馬彪傳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為睦所責故不得為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羣集終其綴集之務

蕙田案睦父進為敏兄且身列諸侯王則彪

乃繼祖之適孫也敏雖無子而兄弟之子固不乏人睦以愛憎之私妄將適子後敏長幼昭穆皆所不顧人之愚昧一至此乎

又案此以長房適子為幼房後

魏書胡叟傳年八十而卒無子無有家人營主凶事者胡始昌迎而殯之於家葬於墓次即令一弟繼之襲其爵始復男虎威將軍叟與始昌雖為宗室不相好附于其存也往來乃簡及匹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為非必敦哀疏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宋史李至傳至七歲而孤鞠於飛龍使李知審家及貴即逐其養子以利其資知審因至亦至右金吾衛大將軍

癸辛雜識止安陳公振字震亨居吳門無子有同姓昌世者為人端慈每加敬愛因延之家塾常從容與言命繼之事且託之訪歷久未有所啟問之以難其

人爲對則曰得如子者乃佳昌世皇恐不敢當又久之問如初昌世謝未敢輕
有所進乃曰如此則無出于子矣昌世固辭不敢強之再三乃勉承命後因語
及曩嘗夢謁家廟覺有拜於後者顧視則昌世也此意遂決昌世以其澤
入仕嘗倅三衛攝郡於公帑繼毫無所取穆陵聞之擢爲郎道祐間也
北溪字義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于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
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爲憑須審
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
則一氣所感祖父不至失祀

蕙田案同姓而不知世系所出猶異姓也夫
虞有出於帝舜者爲媯姓有出於虞仲者爲
姬姓曹有出於振鐸者爲姬姓有出於邾婁
者爲曹姓後世之姓與古初之姓有名異而
實同或字同而實異安在其可以爲後乎
又案此以同姓非宗爲後

春秋襄五年夏叔孫豹郈世子巫如晉 公羊傳外相
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
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 何注巫者郈前夫人襄公母姊
妹之子也俱曷外孫故曰舅出 莒將

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 莒將滅之則曷爲相
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
郈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注時莒女嫁爲郈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
嫁之于莒有外孫郈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

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可也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
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郈人於戚 公羊傳吳何以稱

人 注據上善稱
之齊不稱人 吳郈人云則不辭 注方以吳抑郈國故進吳稱人所以抑
惡郈文必以吳者夷狄尚
知父死于繼故以甚郈也

襄六年莒人滅郈 公羊何注莒稱人者莒公子郈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
于莒非兵滅 穀梁范注莒是郈甥立
以爲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 穀梁傳非滅也 注非以
兵滅 中國

日卑國月夷狄時縉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旣亡國
有旣滅 注滅猶區區猶滅家立異姓爲後
則區國立異姓爲嗣則滅旣盡也 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
不別也莒人滅縉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區之道

也

楊疏言籍所以滅者立嗣須分別同姓而籍不別也

胡傳或曰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亾之例而書鄆亾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鄆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鄆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于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李氏廉曰滅鄆之說先儒所以不取左氏者豈非以昭四年復有魯取鄆之文故以此為非實滅乎趙子案其事情以為莒人以兵破鄆立其子使守之而為附庸其子又鄆之外甥令奉鄆祀然神不歆非類是使鄆絕祀故須書滅公款但傳得立鄆甥守祀之說而不知事實耳莒今滅為附庸後魯取之故復書取也究此則三傳亦互相通此恐得其實

三傳折諸徐健虛曰汪氏云鄆無後而以莒之子為後鄆未嘗無後也襄五年經稱鄆世子亞是知其立巫為後告於大國者也舍莒莒之適長而昭於牀第之情迎異姓為後其罪浮於賈充輩遠矣先王之制禮也大宗無後者為之置後今鄆本有後也而反立異姓以為後何為而不滅區與按律之養異姓義子

以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與異姓人為嗣者罪同異宗此乞養異姓子亦言無後者耳若鄆莒之事又律文所不載當從重刑斷者也

三國志馬忠傳忠字德信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

王平傳平字子均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

朱然傳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啟策乞以為嗣

魏氏春秋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庭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以來風教凋薄諷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以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

晉書陳騫傳騫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為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

賈充傳充無嗣及薨充婦郭槐輒以外孫韓謚為黎

民子

充子黎民三歲死

奉充後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曰禮

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為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詔曰太宰魯公充崇德立勤勤勞佐命背世殂殞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且漢之蕭何或預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勳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孫韓謚為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于人心其以謚為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皆不得以為比秦秀傳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後

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鄧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鄆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案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為比然則以外孫為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諡荒公不從

魏書高崇傳崇字積善父潛顯祖初歸國賜爵開陽男居遼東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為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加甯遠將軍卒舅氏坐事誅公主痛本生絕嗣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啟復本姓襲爵

舊唐書李叔明傳本姓鮮于氏大厯末有閬州嚴氏

子疏稱叔明少孤養于於外族遂冒姓焉請復之
詔從焉叔明初不知其從外氏姓意醜其事遂抗表
乞賜宗姓代宗以戎鎮寄重許之仍寘嚴氏子于法
宋史葉夢鼎傳本陳待聘之子七歲後於母族

蕙田案異姓爲後固爲非禮然直書不諱則
本系尙明傳中言召赴行在丁本生母憂蓋
與爲伯叔後者同行出降之禮此是當時父
命使然倘葉氏無後可立而待聘別自有子
固不容自復本宗而視葉之絕嗣也若諱言
非禮而沒所由來則尤不可矣

元史王鶚傳無子以壻周鐸子之綱承其祀

明史外戚傳陳公滄皇后父也追封揚王王無子生
二女長適季氏次卽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爲後

陳泰傳幼從外家曹姓既貴乃復故

王得仁傳本謝姓父避讐外家因冒王氏

夏良勝傳徐鼂本高氏子少孤依舅京師冒徐姓從
其業爲醫

蕙田案世俗視兄弟之子甚疏而視女及女
夫甚親于是有不立應繼而甘招贅壻亦有
不得已而立後而與贅壻分支作兩房者其
爲非禮不待論矣倘有微族單門伶仃孤子
實無宗支應繼之人者若不招壻則無以自
存此安得不以外孫承祀乎曰是有說焉夫
旣無應繼則所有財產不得不歸之女壻外
孫女壻外孫旣得其財產不得不承其祭祀
此情理之必然者也雖曰鬼神不享非類然

古之有功德於天下者則天下祭之有功德於一國一鄉者則一國一鄉祭之以云報也今以庶民之家宮室衣食俱蒙婦翁外祖之庇則亦有功德於一家一人者也奈何不祭之以報乎然其祭之也宜主之以外孫而不主之以壻沒外孫之身而止或外孫生子早識其祖母之父母則亦祭之沒身而止明其殺於本宗也而其祝文稱謂則仍以外祖外曾祖爲名而外孫外曾孫仍自姓其本姓此不得已之變通亦庶幾亾於禮者之禮也若乃更其姓氏易其稱謂使自廢其祖先之祀甚乃忘其所自而通婚於同宗是謂陷人非禮有識者所當深戒

又案此以女壻外孫爲後

北齊書高隆之傳隆之字延興本姓徐氏云出自高平金鄉父幹魏白水郡守爲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

五代史周本紀世宗本姓柴氏柴氏女適太祖是爲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爲子

宋史程瑀傳瑀字伯禹饒州浮梁人其姑臧氏婦養瑀爲子及姑歿始復本姓累官至校書郎爲臧氏父母服

蕙田案姊妹之子猶有血氣之屬妻兄弟子何人而可以爲後乎在已則妻爲夫綱在其子必知母而不知父矣真可憫也

又案以上以妻兄弟子爲後

北齊書獨孤永業傳永業字世基本姓劉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孤隨母爲獨孤家所育養遂從其姓隋書王充傳充字行滿祖支頽耨徙居新豐頽耨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爲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之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刺史

王充本王世充隋書以唐諱去之也

唐書安祿山傳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爲覲居突厥中禱子于軋犖山虜所謂聞戰神者旣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遣接廬帳欲盡殺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犖山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開元初偃攜以歸國與將軍安道買匹子偕來得依其

家故道買子安節厚德偃約兩家子爲兄弟乃冒姓安更名祿山

郭子儀傳子曖曖子銛尙西河公主主初降沈氏生

一子銛無嗣以沈氏子嗣

舊唐書元載傳家本寒微父景昇任員外官載母攜載適景昇冒姓元氏

青箱雜記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名說後復本姓以啟謝時幸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効于陶朱以范睢范蠡亦嘗改姓名故也

明史熊概傳幼孤隨母適胡氏冒其姓巡撫南畿浙江還始復姓

蕙田案旣娶改嫁之婦孤兒無依後夫養之

亦聖人所不禁也但易姓以亂其宗則不可若其閒情誼之厚薄禮制之重輕詳喪服繼父同居條宜參考焉

又案以上以妻前夫子為後

詩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螺贏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注螟蛉桑上小青蟲螺贏土蜂也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七日化為其子式用穀善也螟蛉有子則螺贏負之以與不似者可教而似教誨爾子用善而似之可也

三國蜀志衛繼字子業兄弟五人繼父為縣功曹繼兒時與兄弟隨父遊戲庭寺中縣長成都張君無子每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因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為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四人無堪當世者父恆言己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為後故復為衛氏陳書周文育傳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也少孤貧

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五六尺與羣兒聚戲眾莫能及義興人周蒼為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姊竝長大困於賦役蒼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為己子母遂與之及蒼秩滿與文育還都見于太子詹事周捨請製名字捨因為立名文育字景德

魏書胡叟傳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不治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為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恆乘一特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斗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

五代史王晏球傳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為

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為子冒姓杜氏
宋史安德裕傳父重榮晉成德軍節度德裕生未替
重榮舉兵敗乳母抱逃水竇中為守兵所得執以見
軍校秦習習與重榮有舊因匿之習先養石守瓊為
子及年壯無嗣以德裕付瓊養之因姓秦氏習卒德
裕行三年服然後還本姓習家盡以橐裝與之凡白
金萬餘兩德裕卻之曰斯秦氏之畜於我何有聞者
高之

薛居正傳惟吉字世康居正假子也居正妻妬悍無
子婢妾皆不得侍側故養惟吉愛之甚篤

孝義傳劉孝忠母死孝忠傭為富家奴得錢以葬富
家知其孝行養為己子後養父兩目失明孝忠為舐
之經七日復能視

申積中成都人襁褓中楊繪從其父起求之為子及
長知非楊氏而絕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事所養
父母盡孝終身有二弟一妹為畢婚娶始歸本族復
為申氏

江萬里傳萬里無子以蜀人王櫛子為後即鎬也
韓侂胄傳侂胄娶憲聖吳皇后姪女無子取魯篚子
為後名玘既誅侂胄削籍流沙門島

癸辛雜識戴良齋云昔有宦家過屠門見幼穉而愛之抱以為子戒抱者以勿
言既長且承序矣嘗因祀先恍惚見受享者皆佩刀正坐而裹章服者列位其
傍愕然以語保者保者始告以實自是當祀必先祀其所生而後祀其所為後者云命後者不可不知也

遼史耶律隆運傳隆運本姓韓名德讓西南面招討
使匡嗣之子也賜姓名薨無子清甯三年以魏王貼
不子耶魯為嗣天祚立以皇子敖盧斡繼之

蕙田案隆運本宗韓氏有弟有姪乃舍之不

立而偏以耶律氏子爲嗣細人之愛以姑息而不知適以殄其嗣悲夫

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九月定皇族收養異姓男爲子者徒三年姓同者減二等

明史外戚傳馬公高皇后父也追封徐王王無後以外親武忠武聚爲之

張詩傳詩字子言順天人本農家李氏子八歲時育於官家張氏閱三十年始知乃痛自悲悼覓得其兄弟哭諸父母之墓議歸宗終以張氏無子遂仍其舊

蕙田案張詩可謂孝矣夫已之父母尙有兄弟張氏宗祀寄之一詩少受撫育長而背之于李無大益而于張爲酷禍宜仁孝之人所

不忍爲也

羅虞臣譜法或問譜法有進有黜曰他姓之子後吾宗雖成派吾其猶黜諸吾宗之子爲他姓後雖易世吾其猶進諸

大清律其乞養異姓子以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與異姓人爲嗣者罪同其子歸宗凡文武官員應合襲廕者若無嫡長嫡次庶出子孫許令弟姪應合承繼者襲廕若將異姓外人乞養爲子瞞昧官府詐冒承襲者乞養子杖一百發邊遠充軍本家所關俸給事發截日住罷他人教令詐冒者同罪

蕙田案異姓爲後之失人皆知之不必爲之贅說矣余獨以爲事變無窮固有已成父子于前而不容頓然改正者又當量其緩急輕

重而善處之若安德裕申積中張詩諸人或
報恩而後反其宗或繼絕而終守其祀觀過
知仁無乖情理是亦君子之所諒也若乃衣
食乳哺深受其恩家產田園親享其利一旦
託返本復始之名以行其負義忘恩之實以
是爲禮又所謂是惡知禮意者矣
又案以上以異姓爲後

管子入國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
孤幼無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
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
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饑寒身之
臍臍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

魏書馮熙傳熙字晉昌文明太后之兄也父朗坐事

誅熙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
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氏羌中撫育年十二
好弓馬有勇幹氏羌皆歸附之魏母見其如此將還
長安始就博士學問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
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
趙氏之孤高祖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
采史后妃傳神宗欽成朱皇后開封人父崔傑早世
母李更嫁朱士安后鞠於所親任氏熙甯初入宮進
婕妤生哲宗哲宗卽位尊爲皇太妃紹聖中贈崔任
朱三父皆至師保崇甯元年薨追冊爲皇后

蕙田案三姓竝贈典禮濫極矣然鞠養之恩
不敢忘報固忠厚之道也凡在民庶可愬然
歟

大清律例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
即從其姓但不得以無子遂立為嗣 例凡乞養義子
有情願歸宗者不許將分得財產攜回本宗其收養三
歲以下遺棄之小兒仍依律即從其姓但不得以無子
遂立為嗣仍酌分給財產俱不必勒令歸宗如有希圖
貲財冒認歸宗者照律治罪

受釋四歲以上不報官收養者以收留迷失子女論輯注駁之蓋收養遺棄意
在哀其死收留迷失意在利其人情若有與也縱年至四五歲不能自知其父
母姓氏居址者自應收養以全其生如能明言父母姓名及居址何處即應查
訪送還或報官喚入認領竟留而不言亦有不合第不宜科以杖徒重罪耳或
謂三四歲兒成人後生父告認問以言認良人為子之罪斷還養父議者謂子
無絕父母之理安父母忍心遺棄揆義已絕他人養成而認爭之固有不合第
其中或有正妻嫉妬拋棄不留夫主知情甚有家庭謀佔財產私抱棄置無出
根尋者事變多端似不宜執一而論倘查明訊確實非本生父母遺棄現在年
老無兒當令認償養費加倍謝酬勸收養者放回延其宗
嗣亦體悉民情之一端也余曾有所見聞故特附筆於此

大清律凡收留人家迷失子女不送官司而自收為妻
妾子孫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其收留在逃者杖八十徒

二年給親完聚

蕙田案收養遺棄而藉以為後則非禮矣

又案以上收養遺棄附

漢書外戚惠后傳呂太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
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
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帝四年乃自知非皇后所
出言曰太后安能殺我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太
后恐其作亂乃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
后下詔廢之更立恆山王宏

蕙田案太后欲張后有子詐取後宮子名之
後宮所生亦安見其盡非帝子然推太后之
心則其為是否亦所不論嫌疑之際大臣遂
盡舉誅之倘四子之中有一真惠帝子豈不

因之而斬乎甚矣作偽之爲害也

趙充國傳傳子至孫欽欽尙敬武公主無子主教欽
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岑父母求
錢財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

三國志齊王芳紀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
詢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

北溪字義神不歎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氣脈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仲舒繁露載漢一事有人家祭用祝降神祭畢語人曰適所見甚怪有一官員衣裳盛服欲進而躊躇不敢進有一鬼蓬頭袒手提屠刀勇而前欲其祭主人不曉其由有長老說其家舊日無嗣乃取異姓屠家之子爲嗣卽今主祭者所以只感召得屠家父祖而來其繼立木家之祖先非其氣類自無交接感通之理

蕙田案今繁露中絕無此文蓋是書本多殘
闕或宋時善本尙多別有見也但詳其文氣
殊與繁露不類豈或有記憶之誤歟否則繁

露曾有此事撮其事迹之而非董之原文歟
皆不可知也疑卽癸辛雜識戴良齋云云一
條北溪誤憶耳

明史諸王傳楚恭王英煥薨子華奎幼萬曆八年始
嗣爵三十一年楚宗人華越等言華奎與弟宣化王
華璧皆非恭王子華奎乃恭王妃兄王如言子抱養
宮中華璧則王如綽家人王玉子也華越妻卽如言
女知之悉禮部侍郎郭正域請行勘大學士沈一貫
右華奎委撫按訊皆言僞王事無左驗而華越妻持
其說甚堅不能決廷議令覆勘中旨以楚王襲封已
二十餘年宜治華越等誣罔御史錢夢皋爲一貫劾
正域正域發華奎行賄一貫事華奎遂訟言正域主
使正域罷去東安王英燧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塏

等皆言偽跡昭著行賄有據諸宗人赴都投揭奉旨切責罰祿削爵有差華越坐誣告降庶人錮鳳陽未幾華奎輪賄入都宗人遮奪之巡撫趙可懷屬有司捕治宗人蘊鈐等方恨可懷治楚獄不平遂大閔毆可懷死巡按吳楷以楚叛告一貫擬發兵會勦命未下諸宗人悉就縛於是斬二人勒四人自盡錮高牆及禁閒宅者復四十五人三十三年四月也自是無敢言楚事者久之禁錮諸人以恩詔得釋而華奎之真偽竟不白 郭正域傳先是楚恭王得廢疾隆慶五年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或云內官郭綸以王妃兄王如言妾尤金梅子爲華奎妃族人如綽奴王玉子爲華壁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之事下撫按王妃持甚堅得寢萬曆八年華奎嗣王華壁亦

封宣化王宗人華越者素強禦忤王華越妻如言女也是年遣人訐華奎異姓子也不當立一貫屬通政使沈子木格其疏勿上月餘楚王劾華越疏至乃上之命下部議未幾華越入都訴通政司邀截實封及華奎行賄狀楚宗與名者凡二十九人子木懼召華越更令易月日以上旨并下部正域請救撫按公勘從之初一貫屬正域毋言通政司匿疏事及華越疏上正域主行勘一貫言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正域曰事關宗室臺諫當亦言之一貫微笑曰臺諫斷不言也及帝從勘議楚王懼奉百金爲正域壽且屬毋竟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拒之已而湖廣巡撫趙可懷巡按應朝卿勘上言詳審無左驗而王氏持之堅諸郡主縣主則云罔知真偽乞特遣官再問詔公卿

雜議於西闕門日晏乃罷議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盡錄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撮其要以上一貫遂嗾給事中楊應文御史康丕揚劾禮部壅闕羣議不以實聞正域疏辨且發子木匿疏一貫阻勘及楚王餽遺狀一貫益恚謂正域遣家人導華越上疏議令楚王避位聽勘私庇華越當是時正域右宗人大學士沈鯉右正域尙書趙世卿謝傑祭酒黃汝良則右楚王給事中錢夢皋遂希一貫指論正域詞連次輔鯉應文又言正域父懋嘗笞辱於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留中不報一貫鯉以楚事皆求去廷機復請再問帝以王嗣位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夫訐妻證不足憑遂罷楚事勿按正域四疏乞休

去 沈一貫傳萬曆三十一年楚府鎮國將軍華越訐楚王華奎爲假王一貫納王重賄令通政司格其疏月餘先上華奎劾華越欺罔四罪疏正域楚人頗聞假王事有狀請行勘虛實以定罪案一貫持之正域以楚王饋遺書上帝不省及撫按臣會勘并廷臣集議疏入一貫力右王嗾給事中錢夢皋楊應文劾正域勒歸聽勘華越等皆得罪 董漢儒傳楚宗五十餘人訐假王事獲罪囚十載漢儒力言王假也請釋繫者

外戚邵喜傳世宗大母邵太后弟也封昌化伯子蕙嗣嘉靖六年卒無子族人爭嗣初太后入宮時父林早歿太后弟四人宗安宣喜宗宣無後及蕙卒帝令蕙弟萱嗣蕙姪錦衣指揮輔千戶茂言萱非嫡派不

當襲蕙母爭之議久不決大學士張璠等言邵氏子孫已絕今其爭者皆傍支不宜嗣時帝必欲爲喜立後乃以喜兄安之孫杰爲昌化伯明年明倫大典成命武定侯郭勛頒賜戚畹弗及杰杰自請之帝詰勛勛怒錄邵氏爭襲章奏訐杰實他姓請覆勘帝不聽會給事中陸粲論大學士桂萼受杰賂使奴隸旨封爵帝怒下粲獄而盡革外戚封杰亦奪襲

蕙田案三代以下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人情所同也已無子而可取他人子名之是已子不足以爲親人子不足以爲疎也此豈其情也哉觀史書所載詐爲有子者若漢之惠后敬武公主明之楚藩類皆出於婦女之所爲內懷嫉妒外要權寵遂至斬其夫之世緒而

不顧斯已惑矣至若近世士夫之家尙有合謀妻妾詐爲有身及宗族訴訟而折獄之官不容舍其父母之言徇無稽之訐告以致所名之子多得守田廬承祭祀不自知其爲餒而之鬼雖其事隱秘而所見所聞蓋聞有之嗚呼彼獨非人情乎蓋嘗深原其故而知其吞聲飲恨甘心爲此下下之策者良由憤激至深而非真以爲宗支享祀之計也何則人生無子大不幸之事也無子而人以子繼之甚盛德之舉也當大不幸之時而受其甚盛德之舉此其兄弟之情宜益篤而其繼立之父宜益親然而若是者不多見何也薄俗寡恩惟知貪利其人中年無子方以爲憂

而兄弟之閒已若有喜色其人晚年得子方以爲喜而兄弟之子反若失所望此其幸災樂禍之心根于寤寐見諸聲色無子之人未有不爲之痛心者也卒也耄年無子或有子而不育而彼之久懷覬覦者遂將肆然據之爲已有是所爲兄弟叔姪者乃路人之不若而讐人之不啻也然則無子者欲以我之田園產業一旦付之讐人則甯付之路人之爲愈也然又不可正告親族曰我將以與路人也則莫如取路人之子而強名之陽以博嗣續之名而快意於一時隱以絕覬覦之心而洩憤於平日卽彼明知其爲抱養他族而勢不容以口舌爭也至於身後之事鬼神之事

杳渺無憑之事亦何暇計及哉此其所以悍然行之而不顧也夫人以私情之忿遂至亂其族類絕其享祀而不恤其爲非禮無識誠無所逃其罪矣然以情事言之則激成其事者罪又甚焉何也無子之人處淒涼熒獨之境罄其資財以與人者期于無子而有子也乃未事之先耿耿虎視得之之後了無德色此其撫心悲恨情事固所難堪若彼爲兄爲弟爲姪者處安常之境而生兼併之謀利羨餘之財而幸骨肉之絕致使其人痛心疾首忽思變計從此遂成讐隙而不可復合則族類之所以亂祭享之所以絕雖曰彼自爲之其能不以激成之者爲罪之魁也哉

又案以上名他人子附

魏書崔元伯傳弟徽子衡衡長子敞敞弟鍾敞後鍾貪其財物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之肩辭訴累歲人士嫉之

宋史韓億傳知洋州州豪李甲兄死迫嫂使嫁因誣其子爲他姓以專其貲嫂訴於官甲輒賂吏掠服之積十餘年訴不已億視舊牘未嘗引乳醫爲證召甲出乳醫示之甲以爲辭冤遂辨

元史順帝紀及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於高麗使居大青巖中不與人接閱一歲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其已子移于廣西之靜江虞集傳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乃以

妾歡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

明史孫燧傳六月乙亥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明日燧及諸大吏入謝宸濠伏兵左右大言曰孝宗爲李廣所誤抱民間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眾相顧愕眙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吾豈從汝爲逆哉

蕙田案宸濠叛逆所謂路人皆知其心者也然其發端藉口於民間子可謂詐而愚矣乃世之謀奪承嗣者猶紛紛以誣訐抱養爲得計其皆宸濠之故智乎然宸濠曾借是以成其事乎夫亦可以悟矣

王守仁傳子正億隆慶初襲新建伯子承勛嗣子先
進無子將以弟先達子業宏繼先達妻曰伯無子爵
自傳吾夫由父及子爵安往先進怒因育族子業洵
爲後及承勛卒先進未襲死業洵自以非嫡嗣終當
歸爵先達且虞其爭乃誘先達爲乞養而別推承勛
弟子先通當嗣屢爭於朝數十年不決崇禎時先達
子業宏復與先通疏辨而業洵兄業浩時爲總督所
司懼忤業浩竟以先通嗣業宏憤持疏入禁門訴自
劾不殊執下獄尋釋先通襲伯四年流賊陷京師被
殺

蕙田案先進爲陽明嫡曾孫義不可絕者也
業宏雖不言有兄弟與否然嫡伯無子便當
人嗣襲爵禮之正也先達妻旣不肯以子入

嗣則當別立兄弟之子近支果無其人則育
業洵而子之亦禮之正也夫業洵之支屬雖
疎然于先進爲子行先通之服屬雖近然於
先進爲堂弟旣可絕先進而別嗣其爵則先
達爲承勛次子宜其有以藉口而爭者反至
無詞於是而乞養之誦興矣是其爭訐不已
之端一起於業宏之不肯入嗣再搆於業洵
之不襲而反襲一堂弟之先通也故先通有
子則當改嗣無子則立業洵此兩言而決者
也乃告訐紛紛至於朝議不能爲之決何歟
蓋大禮議後倫紀不明先達妻之說正世宗
所謂嗣位不嗣統者也利始祖之爵祿而絕
大宗之祭祀上行下效相襲成風揆厥所由

蓋瓊萼之流毒遠矣

又案以上誣指人為非其父所生附

宋史程顥傳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

大清律若冒認良人為妻妾子孫者杖九十徒二年半惠田案晉城老叟特欲誣此少年冀其養贖不知即果其子亦當令張氏別立應繼而子隨叟歸富人之利仍無與也又有孤兒幼小宗族爭繼而賄買聞人冒認已子并質證者此皆譸張為幻之徒彼貧窶之人以子與富

人抱養必不利一時之酬謝而使子失一生之產業此人情也然則真者必不認認者必不真居官者慎無為所惑也

又案以上冒認人為已所生附又案立後之失至異姓亂宗止矣其間若收養遺棄名他人子甚至誣指人為非其父所生冒認人為已所生皆異姓為後之變態也自立後之義不明遂為世道人心之害因連類附之以為炯鑑若夫史傳所載更有義兒及中官養子則又理外之事與立後無關不贅入焉

右立後之失

三國志諸葛亮傳亮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

三國志卷之七十七 飲食禮

七

字仲慎初亮未有子求喬為嗣亮以喬為己適子故
易其字焉年二十五卒子攀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
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後為瑾後

晉書彭城王權傳子康王釋薨子雄立坐奔蘇峻伏
誅更以釋子紘嗣紘字偉德初繼高密王據雄誅入
繼本宗

嵇紹傳子眈早夭以從孫翰襲封成帝時以翰為奉
朝請翰以無兄弟自表還本宗

魏書城陽王長壽傳長壽長子多侯早卒次子鸞字
宣明始繼叔章武敬王及兄卒還襲父爵

宋史禮志熙甯二年同修起居注直史館蔡延慶父
喪故太尉齊之弟也齊初無子子延慶後齊有子而
喪絕請復本宗禮官以請許之

大清律若所養父母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
者聽 若養同宗之人為子所養父母無子所生父母
有子而捨去者杖一百發付所養父母收管

蕙田案以上本生無子歸宗

晉書皇甫謐傳出後叔父後叔父有子既冠謐年四
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

南齊書魚復侯子響傳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
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有子表留為嫡永明六年
有司奏子響體自聖明出繼宗國大司馬臣嶷昔未
之恩遂乃繼體扶疏世祚垂改茅蔣菴蔚豕嗣莫移
誠欣惇睦之風實虧立嫡之教臣等參議子響宜還
本乃封巴東郡王

隋書鄭譯傳譯父道邕魏司空譯從祖開府文寬尚
魏平陽公主則周太祖元后之妹也主無子太祖令
譯後之由是譯少爲太祖所親文寬後誕二子譯復
歸本生

大清律例若立嗣之後卻生子其家產與原立子均分
蕙田案以上所後有子歸宗

通典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郎賀喬妻于氏上
表云妾昔初奉醮歸於賀氏後嗣不殖母兄羣從以
妾犯七出數告賀氏求妾還妾姑薄氏過見矜愍無
子歸之天命婚姻之好義無絕離故使夫喬多立側
媵喬仲兄羣哀妾之身恕妾之志數謂親屬曰于新
婦不幸無子若羣陶新婦生前男以後當以一子與
之陶氏既產澄馥二男其後子輝再孕羣卽白薄若

所育是男以乞新婦妾敬諾拜賜先爲衣服以待其
生輝生之日洗浴斷臍妾卽取還服藥下乳以乳之
陶氏時取孩抱羣恆訶止婢使有言其本末者羣輒
責之誠欲使子一情以親妾而絕本恩於所生輝百
餘日無命不育妾誠自悲傷爲之憔悴姑長上下益
見矜憐羣續復以子率重見鎮撫妾所以訖心盡力
皆如養輝故率至于有識不自知非妾之子也率生
過周而喬妾張始生子纂于是羣尙平存不以爲疑
原薄及羣以率賜妾之意非唯以續喬之嗣乃以存
妾之身妾所以得終奉烝嘗於賀氏緣守羣信言也
率年六歲纂年五歲羣始喪亾其後言語漏洩而率
漸自嫌爲非妾所生率既長與妾九族內外修姑姨
之親而白談者或以喬既有纂其率不得久安爲妾

子若不去則是與爲人後去年率卽歸還陶氏喬時
寢疾曰吾母兄平生之日所共議也陌上遊談之士
遽能深明禮情當與公私共論正之尋遂喪亾率旣
年小未究大義動於遊言無以自處妾亦婦人不達
典儀惟以聞於先姑謂妾養率以爲己子非所謂爲
人後也妾受命不天嬰此癯獨少訖心力老而見棄
曾無螺贏式穀之報婦人之情能無怨結謹備論其
所不解六條其所疑十事如左夫禮所謂爲人後者
非養子之謂而世不深案禮文恆令此二事以相疑
亂處斷所以大謬也凡言後者非竝存之稱明死乃
主喪生不先養今乃以生爲人子亂於死爲人後此
妾一不解也今談者以喬自有纂不嫌率還本也原
此失禮爲後之意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今

喬上非大宗率不爲父後何繫於有纂與無纂乎此
妾二不解也夫以支子後大宗者爲親屬旣訖無以
序昭穆列親疏故繫之以宗使百代不遷故有立後
之制今以兄弟之子而比之族人之子後大宗此妾
三不解也凡爲後者降其本親一等以成人之性奉
父母之命而出身於彼豈不異嬰孩之質受成長於
人不識所生惟識所養者乎鄙諺有之曰黃雞生卵
烏雞伏之但知爲烏雞之子不知爲黃雞之兒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今以義合之後比成育之子此妾四
不解也禮傳曰爲人後者爲所後祖父母妻妻之父
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義比於子而恩非子
也故曰爲後者異于爲子也今乃以爲後之公義奪
育養之至恩此妾五不解也與爲人後者自謂大宗

無後族人又既以選支子爲之嗣矣今人之中或復重爲之後後人者不二之也自非殉爵則必貪財其舉不主於仁義故尤之也非謂如率爲嫡長先定庶少後生而當以爲譏此妾六不解也妾又聞父母之於子生與養其恩相半豈抱胎之氣重而長養之功輕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凡此所歎皆養功也螟蛉之體化於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紀焉由此觀之哺乳之義參於造化也今率雖受四體於陶氏而成髮膚于妾身推燥居溼分肌損氣二十餘年已至成人豈言在名稱之間而忘成育之功此妾一疑也夫人道之親父子兄弟夫婦皆一體也其義父子

手足也兄弟四體也夫婦判合也夫惟一體之親故曰兄弟之子猶己子故以相字也今更以一體之親擬族人之疎長養之實比出後之名此妾二疑也夫子之於父母其情一也而有以父之尊厭母之親以父之故斷母之恩以父之命替母之禮其義安取蓋取尊父命也凡嫡庶不分惟羣所立是君命制于臣也慈母如母生死弗忘是父命之行于子也妾之母率尊命則由羣之成言本義則喬之猶子計恩則妾之懷抱三者若此而今棄之此妾三疑也諸葛亮無子取兄瑾子喬爲子喬本字仲慎及亮有子瞻以喬爲嫡故改字伯松不以有瞻而遺喬也蓋以兄弟之子猶己子也陳壽云喬卒之後諸葛恪被誅絕嗣亮既自有後遣喬子攀還嗣瑾祀明恪不絕嗣則攀不

得還亮近代之純賢瑾正達之達士其兄弟行事如此必不陷子弟于不義而犯非禮於百代此妾四疑也春秋傳曰陳女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言爲己子取而字之傳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往而承之也取而字之者母也往而承之者子也在母母之仁也則螺贏之育螟蛉在子子之義也則成人之後大宗也苟能別以爲己子與爲人後之子不同文也則可與求禮情矣以義相況則宗猶父也父猶母也莊姜可得子戴嬀之子繫之于夫也兄弟之子可以爲子繫之于祖也名例如此而論者弗尋此妾五疑也董仲舒一代純儒漢朝每有疑義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中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

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螺贏負之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夫異姓不相爲後禮之明禁以仲舒之博學豈闕其義哉蓋知有後者不鞠養鞠養者非後而世人不別此妾六疑也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子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于不坐之條其爲子奪不亦明乎今說者不達養子之義唯亂稱爲人後此妾七疑也漢代秦嘉早亡其妻徐淑乞子而養之淑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其鄉邑錄淑所養子還繼

秦氏之祀異姓尚不爲嫌况兄弟之子此妾八疑也
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爲周氏所養周
氏又自有子時人不達者亦譏逸逸敷陳古今故卒
不復本姓識學者咸謂當矣此妾九疑也爲人後者
止服所後而爲本父服周一也女子適人降所生二
也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三也諸侯之庶子不得服
其母四也庶子爲王不敢服其母五也凡此五者皆
制人情禮稱以義斷恩節文立焉率情立行者蠻貊
之道也患世人未能錯綜禮文表裏仁義亂於大倫
故漢哀以諸侯嗣天子各還尊其私親以爲得周公
嚴父之義而不知其大悖國典夫未名之子死而不
哭旣名之後哭而不服三殤之差及至齊斬所稟所
受其體一也而長幼異制等級若此又今世人生子

往往有殺而不舉者君子不受不慈之責有司不行
殺子之刑六親不制五服之哀賓客不修弔問之禮
豈不以其蠢爾初載未夷於人平生而殺之如此生
而棄之受成長于他人則追名曰本吾子也乃全責
以父子之恩自同長養之功此妾十疑也敕下太常
廷尉禮律博士案舊典決處上博士杜瑗議云夫所
謂爲人後者有先之名也言其旣沒於以承之耳非
竝存之稱也率爲喬嗣則猶吾子羣之平素言又惻
至其爲子道可謂備矣而猥欲同之與爲人後傷情
棄義良可悼也昔趙武之生濟由程嬰嬰死之日武
爲服三年喪夫異姓名義其猶若此况骨肉之親有
顧復之恩而無終始之報凡于氏所據皆有明證議
不可奪廷史陳序議令文無子而養人子以續亾者

後於事役復除無迴避者聽之不得過一人令文養人子男後自有子男及闈人非親者皆別爲戶案喬自有子纂率應別爲戶尙書張闔議賀喬妻子氏表與羣妻陶辭所稱不同陶辭喬妻子氏無子夫羣命小息率爲喬嗣一年喬妾張生纂故驃騎將軍顧榮謂羣喬已有男宜使率還問與爲人後者不同故司空賀循取從子紘爲子鞠養之恩皆如率循後有晚生子遣紘歸本率今欲喬即便見遣于表養率以爲己子非謂爲人後立六義十疑以明爲後不並存之稱生言長嫡死乃言後存匹異名又云乞養人子而不以爲後見於何經名不虛立當有所附以古者無此事也今人養子皆以爲後于又云爲人後者族人選支子爲之嗣非謂如率爲嫡先定庶幼後生而以爲譏此乃正率宜去非所以明其應留也且率以若子之輕義奪至親之重恩是不可之甚也于知禮無養子之文故欲因今世乞子之名而博引非類之物爲喻謂養率可得自然成子避其與後之譏乎丹陽尹臣謨議闔議言辭清允折禮精練難于之說要而合典上足以重一代之式愚以爲宜如闔議

周書豆盧甯傳初甯未有子養弟永安子勣及生子讚親屬皆請讚爲嗣甯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勣爲世子世以此稱之及甯薨勣襲爵

齊東野語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翊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

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甯以我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翽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翽之子樵標詡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孝友睦婣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歸有光金守齋墓誌初子喬未生時即以沐齋先生守齋之季子為嗣名之曰岳撫愛如己子岳亦不知其非已出也君春秋六十有三以嘉靖某年月日終二子即岳喬

蕙田案以上所後生子不歸宗

歸有光題立嗣辨錫命無子而同父兄弟宜亦未有子故以同祖兄寵之子能白為子時寵有三子故以能白與錫命子之其理順矣迨後宜生三子而寵子皆歿議者謂能白當還寵而宜子當後錫命錫命是以為此辨以為等之兄弟之子而二十餘年螺贏式穀之恩不忍更也不忍更者情也情之所在即禮也昔諸葛亮取兄瑾子喬為子及亮有子瞻而恪被誅無嗣亮遣喬還嗣瑾祀錫命今尚無子與亮異而寵未嘗無子而無孫獨可使能白之子嗣之庶乎無憾也已

蕙田案此條本生喪子可立孫者不歸宗

晉書高密王泰傳據薨無子以彭城康王子紘為嗣其後紘歸本宗立紘子俊以奉其祀

蕙田案據與紘本從祖兄弟此襲封之制如古諸侯禮故不以行輩拘也歸宗立後則行輩無誤而情理兩合是可為法雖閒代亦可也

又案此條歸宗而以子後所後

宋史禮志淳熙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戶部言知蜀州吳擴申明乞自今養同宗昭穆相當之子夫死之後不許其妻非理遣還若養子破蕩家產不能侍養實有顯過卽聽所養母愬官近親尊長證驗得實依條遣還仍公共繼嗣

大清律例若繼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聽其告官別立

蕙田案以上所後不肖歸宗

晉書河間王洪傳章武王混薨諸子皆沒於胡少子滔初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沒後得南還與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以兄弟並沒遼東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賀循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傍親案滔既被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永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遼東發遣令還繼嗣本封滔今未得便離所後也元帝詔曰滔雖出養自有所生母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爲不可今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

蕙田案太常之議禮也元帝之詔情也據禮則兄弟尙存不應歸宗論情則母子既乖不容強合蓋雖不可以爲常法而不幸處變亦宜有以變通而兩全之矣

宋書東平王子嗣傳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大明七年生仍封東平王繼東平冲王休倩休倩母顏性理嚴酷泰始二年子嗣所生母景甯園昭

容謝上表曰故東平冲王休倩託菱璿極岐嶷夙表
降年弗永遺盾莫傳孝武皇帝敕妾子臣子嗣出繼
爲後既承國祀方奉烝薦庶覃遐慶式延于遠而妾
顏訓養非恩撫導乖理情闕引進義違負螟昔世祖
平日詭申慈愛崩背未幾真性便發猶逼畏崇憲少
欲藏掩自茲以後專縱嚴酷實顯布宗戚宣灼宮闈
用傷人倫爰惻行路妾天屬冥至感切實深伏願乾
渥廣臨曲垂末照賜復改命還依本屬則妾母子雖
隕之辰猶生之年許之

晉熙王昶傳昶二妾各生一子竝卒泰始六年以第
六皇子燮字仲綏繼昶改封爲晉熙王燮襲爵太宗
既以燮繼昶乃下詔曰夫虎狼護子猴猿負孫毒性
薄情亦有仁愛故識念氣類尙均羣品況在人倫可

忘天屬晉熙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征北公
雖孝道無替而遭此不慈自少及長闕恩鞠之闕乃
至休否莫關寒溫不訪晨昏屏塞定省靡因事無違
忤動致誚責毒句發口人所難聞加惡備苦過於讐
隙遂事憤于宗姻義傷於行路公故妃郗氏婦禮無
違逢此嚴酷遂以憂卒用天盛年又謝氏食則豐珍
衣則文麗奉已之餘播覃羣下而諸孫續不溫體食
不充饑付於姆孀之手縱以任軍之路遇其所生棄
若糞土縊縷比之重囚窮困過於下使誠皇規方遠
沙塞將一公修短不諱亦難豫圖兼妾女果弱一第
領主防閑之道人理斯急朕所以詔第六子燮奉公
爲盾欲以毗整一門爲公繼紹但謝氏待骨肉至親
尙相棄蔑况以義合免苦爲難患萌防漸危機須斷

